自邶至豳無一詩入樂者與

鄭聲卽鄭詩朱子曰或者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于鄭聲亟欲放而絶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辭而使之合奏于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于鄭衛蓋深絶其聲于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于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監戒于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于聖人爲邪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悞矣

詩兼聲義朱子曰聖賢之言詩主于聲者少而發